

太白

第一卷 第七十一

一九三四年至五三五年

果

太白

期七第 卷一第



太白

第一卷 第十二期

民國二十四年三月五日出版

編輯人

陳望道
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五九號

發行人

徐伯昕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六二五

發行所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電話九四四二六

印刷所

生活印刷所

生活書店西文地址
LIFE PUBLISHING CO.
384 FOOCHOW ROAD, SHANGHAI

定價

每冊零售實價一角 每月五十二日發行

外	國	門漢及港香	本日及內國	數冊	期時	預
角四元四	角二元三	角二元二	期四非	年全	定	
角四元二	角七元一	角二元一	期二十	年半		

* 限爲者上以角一以用收足十價代票郵 *

廣告價目

一	之	分	四	面	半	面	全	位	地	級等
							元十八	外	底	等特
							元十六	裏	底	等優
							元十五	後前文正	通	普通

* 寄即索承章詳法辦待優有另登刊期長 *

太白

投稿規約

- 一、本刊各門文字都歡迎投稿。
- 二、投寄畫稿，如是漫畫木刻，也很歡迎。
- 三、稿子需要清楚，稿子前頭需要註明通信地址。
- 四、文稿一經登載，每千字奉酬現金二元到五元。畫稿如果登載，也奉酬相當現金。都在稿子登出後發出。
- 五、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不過著作人將來另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生活書店出版。又本社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也得自由選入。
- 六、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如有不願意的，請在投稿時預先聲明。
- 七、來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除出預先聲明並且附鈎郵票的概不退還。
- 八、投稿請寄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五十九號太白社。

本刊編輯委員(照記音字母次序排列)

艾寒松	傅東華	鄭振鐸	朱自清	黎烈文
陳望道	徐調孚	徐懋庸	曹聚仁	葉紹鈞
郁達夫				

本刊特約撰述(照記音字母次序排列)

艾蕪	艾思奇	巴金	冰心	沉櫻
杜重遠	方光燾	豐子愷	風子	佛朗
谷人	高滔	耿濟之	顧均正	何穀天
洪深	黃芝崗	黃石	黃源	胡仲持
胡愈之	張天翼	賈祖璋	金仲華	靳以
韜奮	周越然	周木齋	周予同	趙元任
朱光潛	克士	老舍	老戈	李健吾
李輝英	李滿桂	廖楚容	劉薰宇	劉廷芳
柳湜	凌鶴	落華生	馬宗融	孟十還
聶紺弩	歐陽山	任白戈	小默	夏丐尊
夏征農	沈起予	沈茲九	沈志遠	許傑
許幸之	陳子展	陳守實	蘇雪林	謝六逸
陶行知	孫伏園	草明	蔡慕暉	蔡希陶
王魯彥	王伯祥	王統照	萬迪鶴	魏猛克
吳組綏	吳文祺	楊騷	葉籟士	樂嗣炳

太白 投稿規約

一. 本刊各門文字都歡迎投稿。

二. 投寄畫稿，如是漫畫木刻，也很歡迎。

三. 稿子需要清楚，稿子前頭需要註明通信地址。

四. 文稿一經登載，每千字奉酬現金二元到五元。畫稿如果登載，也奉酬相當現金。都在稿子登出後發出。

五.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歸著作人保留，不過著作人將來另印單行本時，應儘先由生活書店出版。又本社編集各門彙刊或選刊時，也得自由選入。

六. 來稿，本社得酌量增刪，如有不願意的，請在投稿時預先聲明。

七. 來稿，本社收到後概不答覆，除出預先聲明並且附鈞郵票的概不退還。

八. 投稿請寄上海拉都路二八六弄五十九號太白社。

革命文豪

高爾基

編譯 韜奮

修正三版 實價一元二角

高爾基爲當代革命文學家，此書敘述其生平奮鬥之生涯，由碼頭脚夫而登世界文壇的經過情形，充滿着引人入勝令人奮發的有趣的事實，等於一本令人看了不能釋手的極有興味的小說。有志奮鬥者，不可不看，有意在讀書中尋趣味者，尤不可不看。全書約二十萬言，附銅版插圖十餘幅。均爲外間所罕觀之珍品。書末并附有高爾基著作一覽頗詳，更可供有志研究文藝者的參考。



草原故事

高爾基著 巴金譯 四角五分

高爾基是現今最偉大的一個做夢的人，他能夠從海洋與陸地底材料中建造出一個仙話，他能夠從專制與受苦之混亂中創造出一個自由人底國土來，這本草原故事便是他底最美麗最有力的仙話，其價值凡是能夠做夢的人都會了解的，譯者更能用流利暢達的譯筆，保存着原作底那種美麗的，充滿了渴望，憂鬱的調子；同時還能使讀者嗅到露西亞草原底香氣。

天女舞才 鄧肯自傳

孫洵侯譯 實價四角

本書譯自 Isadora Duncan "My Life" 一書。鄧肯小姐是十九世紀的第一跳舞藝術家，也是現代藝術舞的開創者，是現代女子服裝解放的先鋒，是復興希臘美術運動的努力者，而同時又是一位富於情感深好文學的思想者，一生顛沛流離，受盡磨折，幸虧她有過人的天才與毅力，才獲得最後成功，她的文學，含有詩意，充滿人生的神祕，在這自傳裏可看出她的天才，與奮熱誠，沮喪，悲哀苦笑和血淚，這是她晚年的哀歌。全書共六十三節，各成段落，譯筆尤流利暢達。另附銅圖八幅，相得益彰。

上海福州路 生活書店發行

各地 中國 交通 上海 新華 江蘇 省農 民銀 行等 均可 免費 匯款 購買



風 景

劉 峴 樹 膠 版 刻



鋪 六 十

刻 木 硯 劉



太白

半月刊 第七期 卷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第八五八號

短論

明年又是什麼年呢？……………一介 (三五)

頌 朽……………周木齋 (五四)

語言的尾聲……………樊 鎔 (四五)

文學得攬緊科學的手……………辛 人 (二六)

三種船……………聖 陶 (二六)

歌場的禮讚……………小 默 (〇三)

兄和弟……………靳 以 (〇四)

到上海去……………胡 楓 (〇五)

速寫

漫談

香港脚……………許欽文 (二六)

讀 書……………老 舍 (〇九)

話說杭州……………郭挹清 (二〇)

北平的說書……………聞國新 (三二)

柳子和落子……………陳靈谷 (三三)

室 名……………何芳洲 (三五)

關於蜈蚣……………克 士 (三七)

猴子還會變人麼？……………薰 宇 (三九)

「馬浪蕩炒栗子」……………顧均正 (四一)

科學小品

讀書記

「夜讀抄」……………曹聚仁 (三三)

風俗誌

年難過……………錢小柏 (三五)

四川的巴布涼山人……………蔡希陶 (三六)

歌

說煤的和新郎……………孫用譯 (三九)

雜考

銅 鼓……………李正躬 (三一)

紅 豆……………俞友清 (三一)

文選

文人和窮……………周木齋 (三三)

木 刻……………劉 峴

漫 畫……………豐子愷



短論

明年又是什麼年呢？

一介

有人統計，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約有四百多種——即新增了十倍以上。於是所謂「雜誌年」，當真名不虛傳。

然而「雜誌年」尚未過完——還差一個月方始「功行圓滿」的當兒，就聽得紛紛傳說，明年將見大批雜誌停刊。似乎「雜誌年」這一名兒本身上就不大吉利似的，先就「預言」了雜誌的興旺不過「一年」。如果傳言而成事實，無論如何是出版界的不幸罷？

將要停刊的，是些什麼性質的「雜誌」呢？雖則人言藉藉，有憑有據似的，此時倒也不好「有聞必錄」。只知道其中有文藝性的，也有一般的讀物。為什麼要停刊呢？據說

是「不景氣」，「難辦」。本來在「雜誌年」這一名兒剛剛出現的當兒，就有人以為「雜誌」之所以風行，倒並不是為的讀者驟然加多，而是要辦雜誌的人驟然加多；這又有許多「原因」，而其中之一是書店老板見得出書難，只好將資本運用到定期刊物方面。為什麼「出書難」呢？當然「原因」又很多的，其中之一據說是讀者的錢袋不像從前那樣飽滿了——這一句話，應當加以補充，就是讀者的錢袋不飽滿，讀者的求知慾却比前發達，讀者對於從「宇宙之大」到「蒼蠅之微」種種方面的疑問也比從前多得多了，因而讀者想以少許的代價換取多量的各方面的知識，希望他腦袋中的

無量數的問號在一本刊物裏就得到若干答案，於是覺得「雜誌」是較合於他們的條件。

這一個解釋如果還算對，那麼，「雜誌年」之所以造成，無論由出版家方面看，或者由讀者方面看，都可說是一種畸形的發展，而這中間的原因現在可得而說的，就是「不景氣」。這是出版界——或者「雜誌年」的一個矛盾。因有這矛盾，也許「雜誌年」終於只能成為「一年的熱度」了。但看最近新出版的努力想以「低級趣味」吸收一些讀者，我們不妨說「雜誌年」已到了「強弩之末」，大有撕破了「發揚文化」那冠冕堂皇的招牌的神氣了。

其實今年一年的出版界也可以說是「古書翻印年」或「預約年」。我們看古今圖書集成，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各省通志，



佩文韻府，十通，洋裝，四部備要——莫非同時是古書而又預約。預約書最多的書店，一家就有七八種。翻印古書，未有像今年之盛者。所以然的「原因」，照例是不少的，歸根一句話，「出書難」而不出書又開什麼書店，於是只好逃到古書裏混一下。仍舊是為的市場「不景氣」罷了。這句話說出來是要叫提倡「復古」的先生們掃興的，但實際情形却如此。

「不景氣」是因為多數讀者的錢袋瘦癯了，並不是窮了就不想讀書；反之，因為愈窮愈加感到問題多，愈加要求解答。古書不能給他們答案，「雜誌」也不能。精神上飢渴的人們需要新鮮活潑的食糧。出版家何嘗見不及此，何嘗不想做這一票生意，可是出書難的現在，生意難做極了。沒有把握的生意，誰也不敢輕於嘗試，此所以今年又是「古書年」，又是「預約年」。

明年又是什麼年呢？沒有人能夠預言。所可預言者，知識饑荒的人們還是不能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而出版家還是覺得無法打開「不景氣」——那麼明年也不妨說是「懸懸年」！

頌 朽

周木齋

孔子居宋，看見桓魋製造石椁，三年不成，曾經憤慨地說：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為愈也！

——禮記檀弓

溫和中庸的孔子，竟也說出這種話，要算少見的了。所以他的那位「似夫子」似聖人「的高足有子，聽到曾子傳述孔子「死欲速朽」的話的時候，要一再地否認，而說：「是非君子之言也。」待等曾子說是和子游同聽見的，這才承認，說：「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並且舉出證據：「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不過，儘管怎樣解釋，「死欲速朽」的話，總是說過的。由此可知雖在聖人，有時中庸也還是不容易。

但這還是題外的話，其實，「死欲速朽」，也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定要把它「朽」掉，而且，反對「死欲速朽」，意思是要「死欲遲朽」，這原是程度的不同，並不是本質的

不同。否則我不信反對「死欲速朽」的反面義就是主張「死欲殭屍」。同樣的朽，遲速終歸於朽，快些倒也乾淨，何必慢慢呢。

這就就軀體說，無非想要「遲朽」而已。此外，在精神界，還有左傳記載穆子所說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不止「遲」，竟是「不」。胡適認為這「三不朽」還有三層缺點，所以加以補足，又提出「社會的不朽論」來。這「社會的不朽」又稱為「大我的不朽」。「社會的不朽論」和「三不朽說」有兩點的不同：一，前者尤重「大我」，後者專顧「小我」；二，前者兼及好壞兩面，後者單指好的一面。這第一點，在「不朽」的範圍裏說，「社會的不朽論」雖是一大進步，但第二點，雖然很對，却已失去「不朽」的原意，和「遺臭」混淆了。

要論「不朽說」的價值，那就只存在勉勵生者的一點罷。但這樣的勉勵，對於生

者，却在死後。生者是不及感受不朽的。然而死者是不會感受不朽的。前者說是對生者，已是對死者；後者說是對死者，又是對生者了。所以一般的觀念，必然地只能以已死者的不朽指對方生者。這單說「不朽」也還不失為勉勵生者的一點。但「不朽」是抽象的。說到「不朽」就一定要牽拉到已死者的「不朽」；說到已死者的「不朽」就一定要牽拉到已死者所以不朽的事物，這事物，不管是「立德」的，「立功」的，「立言」的，或「社會的」。已死者的事物已不朽了，已有已死者的不朽的事物了。——不是有無窮的「罐頭食品」可供取用麼？不是「現成」的麼？不是常聽到「古已有之」的話麼？由已死者事物的不朽，形成了不朽的已死者。要說「小我」那是死人的，要說「大我」也是死羣的。平時可以聽到「行屍走肉」這類罵人的話，這裏倒是「行屍」而不「走肉」，即走也只是「幽靈」罷了。所以「不朽說」的必然的結果，不是勉勵生者，反是桎梏生者。

歷來以「立言」的不朽當作盛業。但在十年前的現在出版的熱風，作者在題記中却說：「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應該置

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却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癰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

語言的尾聲

以前的白話運動和現在的大眾語運動，在性質上儘管有不同的地方，但在方法上，倒有相同的。這就是彼此都主張採用方言。白話運動的人說過要「言文一致」，大眾語運動的人在說要接近口頭語，就是證據。

可是大家提到方言的時候，十之七八都看重各地方特別的成語，諺語和詞類，以為牠們就是的了。其實這樣的看法，未免太窄，因為單只在筆頭語中加一些成語之類的東西進去，跟寫文言文的堆砌典故的情形，並沒有多大的分別。這個樣子，是永不會叫「言文一致」和接近口頭語的。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要叫目的達到的話，就該把方言的範圍，放大一些，對方言的

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這也可作為反「不朽說」的又一義。

民國以來，時常有人對古舊遺存的事物，詛咒它的腐朽。那是詛咒錯了。它並沒有腐朽，反之，正是不朽而僵固呢。如朽，那就該頌，不該詛咒。

十一月七日

樊 鎮

看法，也要改換一下纔行。這就是說要把方言當作是除了成語之類的詞語而外，還包括有口頭語的語氣或口氣。並且要相信只有有在筆頭語中採用了這種語氣和口氣，纔真能夠把現在的死文字變成活語言。

有些人以為語氣在筆下是無法表達，其實倒不盡然，這只怪他沒有留心在口頭上是怎樣表達的罷了。如果留過心，就會知道大眾表達語氣是有規則的。最明白的規則，就在那語言的尾聲。一句話的輕重緩急，是問是答，只要把這尾聲記下，加上驚歎和疑問符號，配在上下文裏，就都可表達出來了。

現在讓我拿重慶語做個例子來看一

看罷，比如「寫」這個動詞，當然別的動詞是一樣的，說起話的時候，牠就會因當時的情形不同，可以接上像下邊幾個尾聲。爲叫大家明白起見，再給牠們略微解釋一下，如下：

語尾 語氣

- | | |
|-------------|----|
| 1. Ia | 肯定 |
| 2. Ia-ha | 徵詢 |
| 3. Luo | 通知 |
| 4. Ia-da-na | 告知 |
| 5. Ma | 同意 |
| 6. Say | 催促 |
| 7. Lo | 勸喻 |
| 8. Ma | 願望 |
| 9. Mai | 責令 |
| 10. Ia-ma? | 問詢 |
| 11. Ia-mai | 驚問 |

在這十一種語氣裏邊，又可從說話人的地位，分爲兩方面：第4和第5，是答應人家的時候用的；其餘都在向人家說的時候用的。所以雖說有同音的，也並不礙事。因此我想到要叫筆頭語接近口頭語，應該先叫這種研究成功，而且一定要採用拼音字，纔容易辦得到啊！

十一月十八日。

文學得攬緊科學的手

辛人

人們通常總把文學跟科學看成兩種絕對不同的東西。他們說：文學是情感的，科學是理知的，而情感跟理知又是不能「共存共榮」的，不是情感克服理知，就是理知克服情感。

許多從事文學的人們，無形中也在遂行着這種意見。有些對科學採取「老死不相往來」的態度，有些最多也只到科學的門口探一探頭，結果還是溜之大吉。這種意見跟行爲，我以爲是非常有害的，中國目前爲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的產生，這應該是許多原因中的一個吧。

文學跟科學，固然各有差別的所在，但也互有共通的地方。

我們先得明白：把文學看做情感的，把科學看做理知的這事，就是把人類的情感跟理知，非常機械地切離開了。由此竟至認爲藝術只是「情感的社會化」的手段。事實上，我們的感情跟理知，原本就是「共存

共榮」的，用不着我們去「破壞」或「維持」。看了劍俠奇傳就要「上山求師」的少年，是單受劍俠奇傳的「感情衝動」呢，還是同時也受到意識的麻醉？

文學跟科學的差別，不是因爲文學只是情感的，科學只是理知的，而是因爲文學是在具體的形象中去反映並認識現實，科學則在抽象的概念中去反映並認識現實的緣故。就是說，文學跟科學的差異性，主要的是在牠們的表現方法上。但是藝術家在產生作品以前，必須深刻地認識現實，科學家在作出結論以前，也必須深刻地認識現實，他們同樣地要憑感覺的認識和論理的認識。這就是說，文學跟科學的同一性，主要的是在牠們對於現實的認識方法上。

有了這種同一性，我們就有要求文學得跟科學攬緊手來的權利。這裏所說的文學，可以代上藝術的名詞；至於科學，當然是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而說的。社會科學

紅蘿鬚

譯文烈黎

著納賴

實價
七角五分

本書主人翁紅蘿鬚是一個非常不幸的孩子。他生長在很壞的家庭裏，受着重重壓迫：偏心的母親虐待他，自私的父親一向忽視他，狡猾的哥哥和姐姐也都利用環境欺負他。在這樣的寒風裏面過着日子，紅蘿鬚，結果也漸漸地變得詭譎，懶惰，殘酷了。情節雖不怎樣驚人，但也曲折離奇。更有法國文學家賴納的深刻意思，老練技術，把每個日常生活裏許多不易為人見到的機詐或卑鄙的地方，都被活現在紙上。著名文學史家朗遜說這書是一種具有空前的獨到風格的傑作。

桃色的雲

譯迅魯

著珂先羅愛

實價
七角

譯者的序裏說：這是愛羅先珂創作集第二冊中的一篇童話劇，著者自己覺得這一篇更勝於先前的作品。意義方面，大約是可以無須乎詳說的。因為無論何人，在風雪的呼號中，花卉的議論中，蟲鳥的歌舞中，諒必都能夠更洪亮的聽得自然母的聲音，更鋒利的看見士機鼠和春子的運命。世間本沒別的言說，能比詩人以語言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明白曉暢的了。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藝術家並非天賦的先有這番能力的，他得跟科學學習，得攪緊科學的手。不消說，他的作品才能真正地達到具體的形象的境地。

巴爾札克是居維耶 (G. Guvier) 的弟子，左拉則是克羅德·伯訥 (Claude Bernard) 的弟子。兩位大作家都是名自然

文學也吧，科學也吧，牠們的認識，都應該在實踐中去探求，因為實踐是一切認識的母親。文學攪緊科學的手，並非要牠倆機械的結合。倘若作家有了科學的知識，寫太陽則說明道：那並不是從東方出來的，也不是從西方下去的；寫人物則說明道：他是個有錢的人，故必反革命，他是個沒錢的人，故必革命。這種情形，只能怪作家不理解藝術的特殊性，沒有藝術表現的能力，不能說是科學害了他的。

科學者的弟子，該不是偶然的事吧。但他們都受時代的限制，他們那時代社會科學還沒發達，他們的主觀也不是進步的，所以，特別是在左拉的場合，具有許多的缺憾。但左拉由研究遺傳的（生理，心理等）跟環境的（階級，職業等）諸條件，去附與作品中人物的形態，性格，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的時代，就是偉大作品的素材。要達到真正的成就，文學就得攪緊科學的手！

十一廿一，東京。

* * *



速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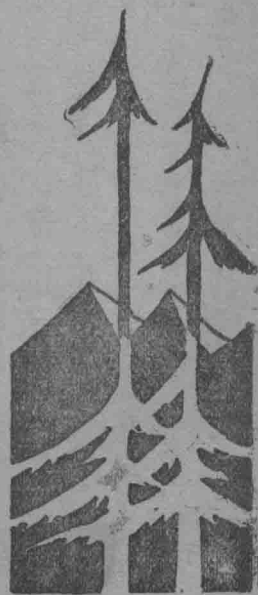
三種船

聖陶

一連三年沒有回蘇州去上坟了。今年秋天有一點空閒，就上一趟坟。上坟的意思無非是送一點錢給看坟的坟客，讓他們知道某家的坟還沒有到可以盜賣的地步罷了。上我家的坟得坐船去。蘇州人上坟本來大都坐船，天氣好，逃出城圈子，在清氣充塞的河面上暢快地呼吸一天半天，確是非常舒服的事情。這一趟我去雇的是一條熟識的船。塗着的漆差不多剝落光了，窗框歪斜，平板破裂，一副殘廢的樣子。問起船家，果然，這條船幾年沒有上岸了。今年夏季大旱，船只好膠住在淺淺的河浜裏，那里還有甚麼生意，更那里來錢上岸修理。就是往年，除了春季上坟，船也只有停在碼頭上迎曉風送夕陽的份兒，要想上岸，就好比叫化子做壽一樣困難。因為時世變了，近地往來，有黃包車可以代步，遠一點到各鄉各鎮去，都有了小輪船，不然，可以坐紹興人的「噹噹船」，也並不比小輪船慢，而且價錢都很便宜。如果沒有上坟這一件事情，蘇州城裏

的船只怕要被劈做柴燒了吧。而上坟的事情大概是要衰落下去的，就像我，已經改變到三年上一趟坟了。

蘇州城裏的船叫做「快船」，同別地的船比較起來，實在是並不快的。因為不預備經過甚麼長江大湖，所以吃水很淺，船底闊而平。除了船頭是露天的以外，分做頭艙、中艙、跟艙篷三部分。頭艙可以搭高來，讓人站直不至於碰頭頂。兩旁邊各有兩把，或者三把小巧的靠背交椅，又有小巧的茶几。前檐挂着紅綠的明角燈，明角燈又挂着紅綠的流蘇。踏脚的是廣漆的平板，普通六塊，由橫的直，木條承着。揭開平板，下面是船家的儲藏庫。中艙也鋪着若干塊平板，可是差不多密貼船底，所以從頭艙到中艙得跨下一尺多。中艙兩旁邊是兩排小方的窗子，上面的一排可以吊起來，第二排可以卸去，以便靠着船舷眺望。以前窗子都用明瓦，或者在拼湊的明瓦中間鑲這麼一小方玻璃，後來玻璃來得多了，就完全用玻璃。中艙同頭艙艙篷分界處都有六扇書畫小屏門，上面下面裝在不同的幾條槽裏，要開要關，只須左右推移。書畫大多是金漆的，無非「寒雨連江夜入吳」「月落烏啼霜滿天」以及梅蘭竹菊之類。中艙靠後靠右擱着長板，供客憩坐。如果過夜，只要靠後多掛一兩



條長板，就可以攤被褥。靠左當窗放一張小方桌子，桌子旁邊四張小方凳。如果在小方桌子上放上圓桌面，十來個人就可以聚餐。靠後靠右的長板以及頭艙的平板都是座頭，小方凳擺在角落裏湊數。末了說到艙篷，那是船家整個的天地。艙篷同頭艙一樣，平板以下還有地位，放着鍋竈碗櫥以及鋪蓋衣箱種種東西。揭開一塊平板，船家就蹲在那里切肉煮菜。此外是搖櫓人站着搖櫓的地方。櫓左右各一把，每把由兩個人服事，一個當櫓柄，一個當櫓繩。船家如果有小孩子，走不來的，躺在晒桶裏，放在翹起的後艙，能夠走的就讓他在那里爬，攔腰一條繩縛着，繫在篷柱上，以防跌到河裏去。後艙的一旁露出四條圓棍子，一順地斜並着，原來大概是護船的武器，但後來轉變為裝飾品了。全船除着水的部分以外，窗門板柱都用廣漆，所以沒有他種船上常有的那種難受的桐油氣味。廣漆的東西容易揩乾淨，船旁邊有的是水，只要船家不懶惰，船就隨時可以明亮爽目。

從前，姑奶奶回娘家哩，老太太望小姐哩，坐轎子嫌得吃力，就喚一條快船坐了去。在船裏坐得舒服，躺臥也不妨，又可以吃茶，吸水煙，甚而至於抽大煙。只是城裏的河道非常僻，有人家傾棄的垃圾，有染坊裏放出來的顏色水，淘米淨菜洗衣服洗馬桶又都在河旁邊幹，使河水的顏色跟氣味變得沒有適當的字眼可以形容。有時候還浮着肚皮脹得飽飽的死貓或者死狗的屍體，到了夏天，紅裏子白裏子黃裏子的西瓜皮更是洋洋大觀。蘇州城裏河道多，有人就說是東方的威尼斯。威尼斯像這個樣子，又何足羨慕呢？這些，在姑奶奶老太太之類是不管的，只要小天地裏舒服，以外儘不妨

馬虎，而且習慣成自然，那就連抬起手來按住鼻子的力氣也不用。城外的河道寬闊清爽得多，到附近的各鄉各鎮去，或逢春秋好日子游山玩景，以及幹那宗法社會裏的重要事項——上坟，喚一條快船去當然最爲開心。船家做的菜是菜館裏所比不上的，特稱「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樣繁多，菜以外還有種種點心，一頓吃不完。非正式地燒幾樣也還是精，船家訓練有素，出手總不脫船菜的風格。拆穿了說，船菜的所以好就在於只豫備一席，小鑊小鍋，做一樣是一樣，湯水不混和，材料不馬虎，自然每樣有牠的真味，教人吃完了還覺得饞饞地。倘若船家進了菜館裏的廚房，大鑊炒蝦，大鍋煮雞，那也一定會有毋臺的時候。話得說回頭來，船菜既然好，坐在船裏又安舒，可以看望，可以談笑，也可以狎妓打牌，於是快船常有求過於供的情形。那時候，游手好閒的蘇州人還沒有識得「不景氣」的字眼，腦子裏也沒有類似「不景氣」的想頭，快船就充當了適應時地的幸運兒。

除了做船菜，船家還有一種了不得的本領，就是相罵。相罵如果只會防禦，不會進攻，那不算希奇。三言兩語就完，不會像藤蔓一樣糾纏不休，也只能算次等角色。純是常規的語法，不會應用修辭學上的種種變化，那就即使糾纏不休也沒有甚麼精采。船家跟人家相罵起來，對於這三層都能毫無遺憾，當行出色。船在狹窄的河道裏行駛，前面有一條鄉下人的柴船或者甚麼船冒冒失失地搖過來，看去也許會碰撞一下，船家就用相罵的口吻進攻了，「你瞎了眼睛嗎？這樣橫衝直撞是不是去趕死？」諸如此類。對方如果有反響，那就進展到糾纏不休的階段，索性把搖櫓拄篙的手停住

了，反覆再四地大罵，總之錯失全在對方，所以自己的憤怒是不可遏制的。然而很少弄到動武，他們認為男人盤辮子女人扭胸脯並不屬於相罵的範圍。這當兒，你得欣賞他們的修辭的才能。要舉例子，一時可記不起來，但是在聽到他們那些話語的時候，你一定會想，從沒有想到話語可以這麼話的，然而惟有這麼說，才可以包含怨恨，刻毒，傲慢，鄙薄，種種的成分。編輯人生地理教科書的學者只怕沒有想到吧，蘇州城裏的河道養成了船家相罵的本領。

他們的搖船技術因為是在城裏的河道訓練成功的，所以長處在能小心謹慎，船跟船擦身而過，彼此絕不碰撞。到了城外去，遇到逆風固然也會拉絳，遇到順風固然也會張一扇小巧的布篷，可是比起別種船上的駕駛人來，那就不成話了。他們敢於拉絳或者張篷的時候，風一定不很大，如果真個遇到大風，他們就小心謹慎地回覆你，今天去不成。譬如我去上坟必須經過的石湖，雖然吳瞿安先生曾經做詩說，「天風浪浪」甚麼甚麼以及「羣山爲我皆低昂」，實在是一個並不怎麼闊大的湖面，旁邊只有一座很小的上方山，每年陰曆八月十八，許多女巫都要上山去燒香的。船家一聽說要過石湖就抬起頭來看天，看有沒有起風的意思。等到進了石湖，臉色不免緊張起來，說笑也都停止了。聽得船頭略微有汨汨的聲音，就輕輕地互相警戒，「浪頭浪頭！」有一年我家去上坟，風在十點過後大起來，船家不好說回轉去，就堅持着不過石湖。這一回難爲了我們的腿，來回跑了二十里，光景才上成了坟。

現在來說紹興人的「噹噹船」。那種船上備着一面小鑼，開船的時候就噹噹噹噹敲起來，算是信號，中途經過市鎮，又噹噹噹

噹敲起來，招呼乘客，因此得了這奇怪的名稱。我小時候，蘇州地方並沒有那種船。甚麼時候開頭有的，我也說不上來。直到我到角直去當教師，才同那種船有了緣。船停泊在城外，據傳聞，是同原有的航船有過一番鬥爭的。航船見牠來搶生意，不免設法阻止。但是「噹噹船」的船夫只管硬幹，你要阻止他們，他們就同你打。大概交過了幾回手吧，航船夫知道自己不是那些紹興人的敵手，也就只好用鄙夷的眼光看他們在水面上來去自由了。中間有沒有立案呀登記呀那些手續，我不清楚，總之那些紹興人用腕力開闢了航路是事實。我們有一句話，「麻雀豆腐紹興人」，意思是說有麻雀豆腐的地方也就有紹興人，紹興人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試把「噹噹船」跟航船比較，就可以證明紹興人是生存鬥爭裏的好角色，他們跟麻雀豆腐一樣普遍於各地，自有所以然的原因。這看了後文就知道，且讓我把「噹噹船」的體製敘述一番。

「噹噹船」屬於「烏篷船」的系統，方頭，翹尾巴，穹形篷，橫裏只夠兩個人並排坐，所以船身特別見得長。船旁塗着綠油，底部卻塗紅油，輕載的時候，一道紅色露出水面，同綠色作強烈的對照。篷純黑色，舵或者紅或者綠，不用，就倒插在船梢，上面歪歪斜斜寫着所經鄉鎮的名稱，大多用白色。全船的材料很粗陋，製作也將就，只要潑水不至於灌進船裏就算數，橫一條木條，豎一塊木板，像破衣服上的補綴一樣，那是不在乎的。我們上旁的船，總是從船頭走進艙裏去。上「噹噹船」可不然，我們常常踏在船邊，從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中間，把身子挨到艙裏去。這因為船頭的艙門太小了，要進去必須彎曲了身子鑽，不及從船邊挨進艙去來得爽快。大家

既然不歡喜鑽艙門，船夫有人家託運的貨品就堆在那里，索性把艙門堵塞了。可是踏上船邊很要當心。西湖划子的活動不穩定，到過杭州的人一定無數，「噹噹船」比西湖划子大不了多少，牠的活動不穩定也就跟西湖划子不相上下。你得迎着勢，讓重心落在踏着船邊的那一隻腳上，然後另外一隻腳輕輕伸下去，點着艙裏鋪着的平板。進了艙你就得坐下來，兩旁靠船邊攔着又狹又薄的長板就是坐位，這高出鋪着的平板不過一尺光景，所以你坐下來就得聳起你的兩個膝蓋，如果對面也有人，那就實做「促膝」了。背心可以靠在船篷上，軀幹最好不要挺直，挺直了頭觸着篷頂，你免不了起傷促之感。先到的人大多坐在推開的兩截穹形篷的空檔裏，這雖然是出入要道，時有偏過身子讓人家的麻煩，卻是個優越的地位，透氣，看得見沿途的景物，又可以輪流把兩臂攔在船邊，舒舒服服久坐的困倦。然而遇到風雨或者極冷的天氣，船篷必得拉攏來，那地位也就無所謂優越，大家一律平等，埋沒在含有惡濁氣味的陰暗裏。

「噹噹船」的船夫差不多沒有四十以上的人，身體都強健，不懂得愛惜力氣，一開船就拚命搖。五個人分兩面站在高高翹起的船梢上，每人管一把櫓，一手當櫓柄，一手當櫓繩。那櫓很長，比較旁的船上的來得輕薄。當推出櫓柄去的時候，他們的上身也衝了出去，似乎要跌到河裏去的模樣。接着把櫓柄挽轉來，他們的身子就往後頓，彷彿要坐下來一般。五把櫓在水裏這樣強力地划動，船身就飛快地前進了。有時在船頭加一把槳，一個人背心向前坐着，把牠扳動，那自然又增加了速率。只聽得河水活活地向後流去，奏

着輕快的曲調。船夫一壁搖船，一壁隨口唱紹興戲，或者互相說笑，有猥褻的性談，有紹興風味的幽默諧語。因此，他們就忘記了疲勞，而旅客也得到了了解悶的好資料。他們又歡喜同旁的船競賽，看見前面有一條甚麼船，船家搖船似乎很努力，他們中間一個人發號令說「追過牠」，其餘幾個人立即同意，推呀挽呀分外用力，身子一會兒直衝出去，一會兒倒仰回來，好像忽然發了狂。不多時果然把前面的船追過了，他們才哈哈大笑，慶賀自己的勝利，同時回復到原先的速率。因為他們搖得快，比較性急的人都歡喜坐他們的船，譬如從蘇州到角直是四九路，同樣地搖，航船要六個鐘頭，「噹噹船」只要四個鐘頭，早兩個鐘頭上岸，即使不做甚麼事，身體究竟少受些拘束，何況船價同樣是一百四十文，十四個銅板。（這是十五年前的價錢，現在總得加多了。）

風順，「噹噹船」當然也張風篷。風篷是破衣服，舊晚聯，乾麵袋等材料拼湊起來的，形式大多近乎正方。因為船身不大，就見得篷幅特別大，有點不相稱。篷杆豎在船頭艙門的地位，是一根並不怎麼粗的竹頭，風越大，篷杆越彎，把袋滿了風的風篷挑出在船的一邊。這當兒，船的前進自然更快，聽着嘩嘩的水聲，彷彿坐了摩托船。但是膽子小一點的人就不免驚慌，因為船的兩邊不平，低的一邊幾乎齊了水面，波浪大，時時有水花從艙篷的縫裏激進來。如果坐在低的一邊，身體被動地向後靠着，誰也會想到船一翻自己就最先落水。坐在高的一邊更得費力氣，要把兩條腿伸直，兩隻腳踏緊在平板上，才不至於脫離坐位，跌撲到對面的人的身上。去。有時候風從橫裏來，他們也張風篷，一會兒篷在左邊，一會兒調到